

● 吴军行

# 南丰傩舞音乐的世俗心理 与节奏形态探索

在隔着岁月沉幕的远古时代,傩舞揉合乐、舞、神话、绘画为一体。如汤如火,如醉如狂,浓缩并积淀着原始人民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至今,在我国不少地区,新春之后,元宵以前,依然盛行这种原始的傩舞活动,戴各种傩面具,执戈扬盾,似戏非戏,活跃在民间。

江西南丰素有傩舞之乡的美称,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傩舞队二百多个,几乎遍及全县各个偏僻山乡。农民们自筹经费,自建傩班,自制服装道具及傩面具,自编自演,走村串户。南丰傩舞以其原始拙朴、雄浑刚劲的舞蹈语言,怪诞的傩面具,独特的乐器和音乐语言,不断更新的故事内容,成为当地人民不可缺少的一项民俗活动。

## 一、南丰傩舞的世俗心理

南丰地处江西东部,属低山丘陵地区。南丰傩舞在明代宣德年间已开始流行。据《南丰县志·石油乡傩记》载:“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元衣朱裳,执盾扬戈,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然傩有季,春毕春气,仲秋达秋气,季冬送寒气之别,乡傩即季冬之余者也。石油之傩自明宣德支祖潮宗尹太公出任海阳县令,政绩有声,百姓歌功颂德。海阳时疫流行,百姓死亡无数,尹太公焚香默祷傩神,命邑中士大夫举迎神像,心里默念咒语,城乡时疫立止<sup>①</sup>”。尹太公返乡时曾将二十四神像还归故里,并在本乡建起了傩神庙、傩祭、傩舞随之在该地兴起。傩舞的伴奏音乐便随着傩舞的兴起应运而生。

在原始社会里,音乐与舞蹈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如先秦典籍《尚书》中记:“击石附石,百兽率舞。”就是指人们用石头敲击节奏,化装成各种野兽的形象在跳舞,抒发并表达他们在劳动之余的感受。同时,他们也幻想用音乐、舞蹈的力量来改变自然界中难以解释的现象。如自然灾害、病魔、瘟疫等等。据《吕氏春秋·古乐》中载:朱襄氏时代,“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有一个叫士达的人“作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又《吕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及气壅阏,故作舞以宣导之。”<sup>②</sup>原始初民们开始有意识地用音乐、舞蹈的力量来为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发挥音乐、舞蹈的奇妙作用。据《吕氏春秋》中载,葛天氏之乐有《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

常》、《依地德》、《达帝功》、《总禽兽之极》等八阙。其内容是歌颂祖先与图腾，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常常举行种种宗教仪式，唱歌、跳舞、演奏乐器，希望风调雨顺，免除灾难。南丰傩舞音乐的世俗心理与原始初民的心理趋同，跳傩的功用目的同样是为了祈求消灾免难，五谷丰稔，人畜兴旺。

**1. 南丰傩舞音乐的宗教性** 南丰傩舞音乐是为特定的傩祭、傩舞伴奏用的。也是为原始宗教服务的。南丰傩舞音乐是采用民间熟悉的锣鼓音乐作为傩舞的伴奏音乐。

锣鼓音乐没有旋律，只有各种不同节奏形态的组合与变化。锣和鼓的音色穿透力强，锣鼓一敲，方圆数里均能听见。

锣鼓的音量较大，且气势恢宏，惊天动地大有雷霆鼎沸之势，深受劳动人民喜爱。在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喜庆、元宵灯会、龙舟竞渡、神庙祭祀、亡灵超度都离不开锣鼓音乐，甚至村里的小孩生病也用简单的锣鼓音乐为之驱鬼收魂。在人民的心中，锣鼓音乐具有震慑鬼魂的威力。南丰傩舞音乐选用单纯的锣鼓音乐作伴奏，不仅能表现出傩祭傩舞中原始而粗犷的性格，而且能为傩祭和傩舞创造出特定的场景和氛围。

南丰傩舞在跳傩开始和结束时，均有规范的宗教仪式。开始为起傩，结束为收傩。起傩时，乡民们举行宗教仪式，燃放鞭炮，将头年存放在箱笼里的傩神（傩面具代表傩神）请出来，供奉在傩神庙内，然后开始跳舞，锣鼓演奏《请神乐》为其伴奏。乡民们把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付诸于傩祭、傩舞、傩乐的活动中。人们把自己心目中崇敬的偶像都化作为傩神，无限敬仰、无限崇拜，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以求消灾攘福、纳吉去凶。这套仪式的程序严格有制，不能随意改动。长时间来，这种傩舞活动和对傩神的敬仰，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心理定势。加上傩舞的土老师，根据群众的需要，编创一些本地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世俗人物、融进傩舞活动中，使古老的傩文化得到繁衍流传。傩神在当地人民心目中，成为驱鬼逐疫、赐福消灾的精灵。神是万物之主，傩神成为当地人民寻求幸福的精神寄托。这种对神物崇拜的心理定势一经形成，就被世代相传并确定其地位。显而易见，南丰傩舞及音乐活动具有较强烈的原始宗教性。

**2. 南丰傩舞音乐的世俗性** 南丰傩舞及傩乐活动，最活跃的时间是在每年的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日。正月初一为起傩。《石油乡笔记》中载：“自元旦起傩，乐奏全鼓，以除阳气，元衣朱裳，执戈戟斧钺，驱邪具物，蹈舞于庭，欢娱乡人。”起傩之后为演傩，正月十六为收傩，也称搜傩。《傩记》中载：“及至元宵后一夜，灯烛辉煌，金鼓齐喧，诗歌互唱，执链铮铮然有声，房室堂庭，偏处驱逐，以除不祥，神威达旦，是夜鸡犬无声，名曰搜傩。”从南丰傩舞及傩乐活动时间看，正值当地秋收冬种作物收获之后的农闲季节。新年伊始，人们祈求来年获得丰收平安、吉祥幸福、合家平和。这种活动在时间和农历节气上的契合无疑是与乡民们的习俗和追求分不开的。这项民俗活动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与傩祭、傩舞、傩乐的世俗性是分不开的。

傩舞音乐的世俗性不仅表现在传承的活动时间上，它也表现在人物角色的表演上，什么样的人物角色，音乐就塑造出不同的形象。传统的傩神几乎都是些面目丑陋的凶神，如开山神、雷公、判官、金刚、小鬼、大鬼等，其傩舞音乐所塑造的形象就是凶顽、恐惧、慑人心魄的锣鼓音乐。在民间的锣鼓音乐中，《急急风》和《乱锣》能表现出粗犷而自由的性格，而《脆头》和《乱锤》常表现出不安和慌乱的情绪，南丰傩舞音乐则选用了民间锣鼓俗曲中的

《一字锣》、《三锤锣》和《反弹锣》，采用丰富多变的锣鼓节奏和民间曲牌为傩舞音乐服务。南丰的乡民们随着时代的变迁，傩祭、傩舞和傩乐也不再按照俗成的模式。如傩公、傩婆，说的是本乡的一位先祖，饱学经纶，长期在外为官，由于公务繁忙，晚年返乡时才娶妻，八十得子。这对老年夫妻专为乡民们做好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崇敬这样的先祖，需要这样的先祖，并希望有许多这样的“清官”。因此乡民们也将他们奉为傩神。这样的傩神心地善良，在面具造型上，一改方相氏、雷公等神的狰狞恐怖的面貌而为慈眉大眼、宽脸大耳端庄健美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这些被人们敬仰的神是生活在人们身边的老人和青年，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缥缈灵空、不食人间烟火的虚幻之神。这种人格化、世俗化了的傩神，不再具有可怕的神格，而是人神合一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傩舞傩乐也就不再是单一的庄严肃穆的凶神描写，而是运用宽松、幽默、诙谐的世俗人物描写，锣鼓节奏采用了轻松欢快的节奏型，恰到好处地描写了傩公傩婆，老态龙钟，抱子婆娑，洋溢出人间天伦之乐的情景。傩舞音乐中的诙谐幽默的切分节奏，打击乐器错落有致的音响，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活灵活现以及迥然不同的典型性格、环境、姿态和体态特征。真可谓“情意绵绵，风趣巧拔”。南丰傩舞的音乐活动也由于表现人物的世俗化、逐渐挣脱了宗教和巫术的枷锁，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

3. 南丰傩舞活动在乐器的选用上的神秘性 南丰傩舞音乐活动，在乐器的选用上不同于其他地区。如高安的傩舞音乐在乐器选用上除锣鼓外还加用唢呐吹奏旋律。而南丰傩舞音乐则只选用两件打击乐器演奏，一件是大筛锣，音色宽宏、深沉、浑厚，延续音长。傩舞队走村串户演出时，大筛锣常悬挂于扁担挑子的一端，用锣槌敲击，发出一种阴沉浑厚的嘤嘤声。锣声一响，十里以内的村均能听见。傩队走到那里，锣声就响到那里。这种锣声具有一种神秘的威力。在偏僻的山村，人们也常用这种大筛锣驱赶鬼魂，为病人和小孩驱鬼收魂，保人平安，人们常说，锣声有杀气，鬼神无不惧之。另一种乐器为鼓，它不是堂鼓，而是半面鼓。外形类似戏曲乐器中的板鼓，但蒙在鼓面上的却是牛皮。演奏时半面鼓不是放在架子上，而是由农民拿在手上，用一种弯形的特制鼓槌敲击，发出清脆而振心的咚咚声。据说为什么使用半面鼓，还有不少神秘的传说。其中的传说之一讲的是，石油乡傩舞队有一年在外乡演傩毕，回村时，路过一条大河，农民们挑着傩面具及乐器，涉水过河，一不小心将鼓跌入河水中，待农民弯下身子去捡鼓时，而掉下去的鼓则被河水切为两截。上半截被农民捞起来成为半面鼓，而下半截则被卷入水潭中，此后“不少樵夫常听见崖下水潭中有金鼓声，如演傩。”<sup>③</sup>半面鼓的出现和使用，物化神移，平添了人们对傩舞音乐的神秘感，增加了人们对傩舞音乐的迷蒙，它是神的造物，人们决不能亵渎它。当地人们关于乐器选用的神秘传说，无疑为傩舞音乐的严肃性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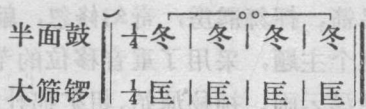
## 二、南丰傩舞音乐的节奏形态

南丰傩舞音乐属我国民间音乐中的清锣鼓音乐。在大多数情况下，南丰傩舞音乐舍去了旋律因素和乐器的多样性，而运用了锣鼓音乐中节奏变化的不同形态。如一拍子的强拍节奏形态；重音移位的节奏型态；不规则的节奏律动形态。在乐器选用上，大多数情况只选用半面鼓作为高音乐器，大筛锣作为低音乐器，形成色彩对比，构成一幅幅原始、粗犷、慑人心魄的音响画面。



1. 一拍子的节奏型态展示了力的象征 在南丰傩舞音乐中，一拍子的节奏形态贯穿在傩舞音乐的各个节目中，如《开山》的开场音乐除开头的第一拍，采用锣鼓演奏之中的花打节奏外，从第二拍开始，就采用一拍子的齐击：

这种齐击的速度可逐渐加快，拍数也没有具体规定，它可根据开场前准备时间的长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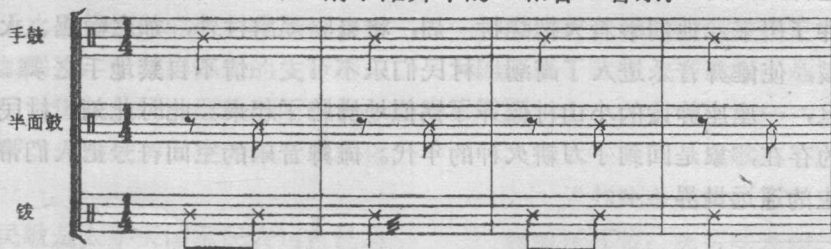
任意扩大或缩小，类似戏曲开场前的打闹台，这种一拍子的节奏型，采用演奏手法的齐击，加上锣鼓音量大的强烈振撼，制造一种热闹场面，以吸引更多的观众。

在节目进行中，一拍子的音乐节奏形态时有出现，如《傩公傩婆》音乐：

反八卦一  
(唢呐曲)



乐曲在第八、十六小节处均采用半拍，表现傩公傩婆晚年得子，娱子情趣，充满天伦之乐，追求幸福吉祥生活的强烈愿望，舞姿风趣幽默，在第二乐句和第四乐句句末采用一拍子，突出强音齐击各种打击乐，吸取干净，具有坚定的力的象征。“在音乐中，数字性节拍的特点是以“一”为基础的。在数字性节拍中，每个单位拍都是可以存在的，拍与拍之间没有相依附的强弱周期和联接，节拍的基础单位是一拍。”<sup>④</sup>人们通常认为，强拍是舞步节奏和歌谣形式的表现。南丰傩舞音乐采用这种一拍子的节奏形态作为其表现方式，是符合我国民族传统音乐理论的。恰恰相反，在欧洲音乐体系的理论中，一拍子的节奏形态是不被承认的。而在我国传统的民间音乐中却屡见不鲜。又如，南丰傩舞中的《和合》音乐：



这种音乐节奏配合动作，一拍一次“起步”、“缩手”、接着头颤动三下，最后顿一下，既风趣幽默，又刚劲拙朴，为人们展示了春临福至的预兆，一拍子的节奏形态具有力的象征。

2. 重音移位的节奏形态展示了傩舞音乐的原始与粗犷 南丰傩舞音乐随着傩舞表示的内容不同，许多地方采用了重音移位的节奏形态。例如在《开山锣鼓》中，为了表现盘古氏挥舞斧，上劈下砍，左拦右挡，进退蹦跳，勇于拼搏，粗犷刚劲，采用了渐强音响记号，把三拍子中的第一拍强拍，人为地改变为弱拍，而第三拍应为弱拍的拍子，却使它成为了强拍，形

成了明显的重音移位。

在《雷公》舞中,也采用了重音移位的手法,以表现雷公“八月入地,正月出地。”雷公手执弓箭,挥舞霹雳,奇幻倏忽,翩如惊鸿,罚恶扬善,驱逐黑暗,带来光明。傩舞音乐为了表现这个主题,采用了重音移位的节奏型,表现了雷公粗犷矫健的身驱、运气如虹,显示了雷神择泽云雨、神秘原始、粗犷拙朴的形象。在《纸钱》舞中,这种 $\frac{1}{2}$ 拍重音移位的节奏型也多次出现,以表现女娲氏古拙、遒劲,给人以鬼域黠形的神秘感觉。大筛锣在整个舞蹈节目中都是在弱拍位置强击造成重音移位的效果。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代表作《春之祭》中,为表现强烈的原始主义,在音乐节奏形态上也同样使用了重音移位,从某种程度上说,南丰傩舞音乐与《春之祭》有许多相似之处。显而易见,重音移位的节奏形态是表现原始、粗犷奔放音乐性格的较好的表现手段,传承的傩舞音乐使用的节奏形态与作曲家们创作思想上的节奏形态如此吻合,有如同出一辙。

**3. 不规则的节奏律动使傩舞音乐具有紧张而狂乱的气氛** 南丰傩舞音乐多处采用了不规则的节奏律动形态。如《开山》音乐的交替进行,其节拍形成选用了多种节拍(如 $\frac{3}{4}$ 、 $\frac{2}{4}$ 、 $\frac{3}{4}$ ),节奏形态也采用这种节拍节奏的变换是以配合舞蹈动作而来的。锣鼓的演奏者,以各种不同的节奏形态融进轻重缓急的鼓点,配以刚柔徐疾的手势,加上速度、力度的不同变化,表现了开山神的“开山”、“推山”,紧张而辛苦的劳作,这种不规则的节奏律动配合舞蹈动作中的“双飞燕”、“扫罗盘”、加上头颤臂抖、快速旋转,给人们造成一种紧张而狂乱的、原始而粗犷的音乐形象。如傩舞节目《钟馗判官》,根据舞蹈动作的不同,音乐节奏变化不同,而且极不规则,时而用单纯的强拍节奏,即一拍子节奏,时而又变成 $\frac{3}{4}$ 拍子的节奏,瞬息之间又变成 $\frac{1}{2}$ 的节奏型,这种不断变换的各种节奏型,拍与拍之间没有固定的周期循环,拍子的数目可以不停地更换,拍数的长短也可根据舞蹈动作进行变换,这种变换,靠民间艺人遵循他本身的音乐准则去完成。这种流传在民间的民俗音乐,在结构上它不能用西方音乐中的单二部、单三部或奏鸣曲式、回旋曲式去套,它有它本身的规律可循,音乐本身在循环与不循环的过程中多为联缀而成。如舞蹈动作进行到判官钟馗用铁链锁住了恶鬼的时候,音乐节奏变换急速加快,人们随着这种音乐的快速度变化,加上那些象征性的捉鬼动作,心情异常紧张,那种鬼神莫测的玄妙,骇人心魄的威力,锣鼓点的急促而狂乱,村民们像散戏一样,从傩神庙内冲了出来,他们举着火把绕村一周,将鬼驱逐出村外,加之鞭爆、火炮、火铳齐鸣,紧锣密鼓,使傩舞音乐进入了高潮,村民们乐不可支,情不自禁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通宵达旦,一座座静谧的小山村像开了锅似地沸腾了起来。此时此刻,村民们似乎忘记了现代文明的存在,象是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年代。傩舞音乐的空间符号把人们带到了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遥远世界……。

① 见南丰县邑肇贡生吴其馨撰《石油乡雒记》。石油乡又名石邮乡。

② 见《中国古代音乐史料纲要》。

③ 见《石油乡雒记》。

④ 见彭志端著《中国传统音乐的节拍特征》,《音乐研究》1990年第1期。

〔编辑部收到本文日期:1993年7月26日〕

作者简况: 吴军行,男,1945年4月生,现在江西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